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荀子集解



荀子集解

卷八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先讓案無治法者法無定也故貴有治人致上端云有良法而亂者有之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意與此同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法類並舉說詳大略竊多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偏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教也。○先讓案執位見儒效篇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教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郝懿行曰探籌刻竹爲書令人探取蓋如今之製錢投鉤未知其審古有藏鑄今有括歸疑皆非是愾子曰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槧者所以爲噴也。○盧文弨曰斗元刻作勝案三

京輔黃圓御宿罰出粟十五枚一勝大禁如五勝勝與升通用教禁卽準禁噴情也易繫獄傳見天下之噴房作噴太玄禮初一測黃純于潛化在墳也皆訓情此當作情實解郊謹行曰斗斛或作勝斛勝與升以平斗斛者敦亦其類但形狀今未聞人本從虛校而後下有鄙字虚文沼曰宋本從德堂本皆無鄙字今從元刻王念孫曰案元刻有鄙字者後以意加之也後人以上文云乘是而後欺乘是而後偏乘是而後險疑此處乘是而後下脫一字又以後有音貪利故加入鄙字耳今案上文欺與信相反偏與公相反險與平相反此下噴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是度與時亦皆反者齊也一說文嬪齊也嬪與噴通又說文顛齒相眞也釋名曰穢噴也下齊眉不噴齊然也又曰墦噴也以木作之上平墳然也又曰冊噴也如使整墳不犯法也並聲近而義同之無度則云云竟成其語矣據元刻加鄙字又訓噴爲情皆失之呂錢本皆無鄙字先謙案王說是今從宋本刪鄙字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尙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恭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教槩而噴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力不待陵而勁○先謙案陵敵國不待服而誼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猶允塞○謝本從宣校猶作戲王念孫曰呂錢本是今改正說詳議吳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偏而不偏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解○鄭玄注曰待字誤解詩爲侍又誠爲侍耳解宜依韓詩外傳作解古書皆然轉寫者依今書作解耳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鄭玄行曰文

韓詩外傳四作
於義較長

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謹而不苟○盧文弨曰元刻作不悖請問爲人夫曰致

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郝懿行曰辨韓詩外傳四作別謂夫婦

亦卽作

別也

致功而不流句未詳疑有譌字

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

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曰審之禮也古者先

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郝懿行曰方讀爲旁古字通用旁薄唐皇皆大也周浹皆偏

也荀書浹多作挾先謙案此浹字後人所改也依荀書皆作挾動無不當也

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羣○盧文弨曰恭而不難所謂恭而安也說文羣以羣束也此亦謂敬而不過

見經義述聞大戴記曾子立事篇成說拘失之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態而不窮審之禮也○謝本從盧校體作應

都雖行曰變應韓詩外傳四作應變王念孫曰案元刻以下文有應變故故改變態爲變應而不知其謬

也並遇變態而不窮者並猶昔也偏也說見周易述聞董受其福下言偏遇萬事之變應而應之不謬

窮也下文云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變故卽此所謂變應也

趙危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緇衣

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不惑其於

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

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盧文弨曰待上本作侍先謙

也

義也○盧文弨曰元刻作緣類而有義郝懿行曰韓詩外傳四作緣類而有義較長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

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疑義不可通用黨爲周字之誤也言其智足以周天地而不

而下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

請問爲國曰聞脩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盧文弨曰案帝範注引君者儀也下有民者景也句又君者槃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君者孟也二句王念孫曰案廣韻君字注所引與帝範注同既言儀正而景正則當有民者景也句既言槃圓而水圓則當有民者水也句○呂錢本竝有民者水也句既以盤喻君則不必更以孟喻二書所引有民者景也民者水也而無君者孟也二句於義爲長（藝文類聚雜器物部太平御覽器物部三姑引作君者盤也民者水也盤圓方則水方）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己用爲己死不可得也○謝本從盧校不親不愛上有之字王念孫曰元刻無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民下無之字是其證韓詩外傳無之字先謙案文義不當有之字今依元刻刪民不爲己用不爲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上無不字是也宋本有上不字者涉上下諸不字而衍無亦不也說見釋詞無危削滅亡亦是其證先謙案翠書治要有不字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盧文弨曰元刻作是聞難狂生者也王念孫曰錢伯校本亦云是狂生者也諸本作狂生者也今本訛聞不亦難乎是六字此固非是字相亂而脫去六字是狂生者也狂蓋狂之誤臣道篇亦云迷亂作狂生一偷撻曰狂卽望之段字讀文土部蟲草木妄生也從之在土上讀若狂狂亂文作狸本從堯聲故義得通狂生蓋以草木爲比故下云不胥時而落落亦以草木舊也臣道篇迷亂狂生義周楊波注曰迷亂其君使枉生狂生亦坐之暇字韓外傳作枉生狂生亦坐之暇字狂生者不胥時而落○盧文弨曰胥須也先謙案樂是也釋詁呂氏劉晏樂也從大盧雅校樂作樂宋柔持果宋

其劉傳劉燦而著也。及已擇采之時，則葉爛而疏。爛同字。荀書作樂與推訓合宋槩呂本影鈔本作樂。世德堂本改。槩由不知古義耳。盧失校今正餘詳攷證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修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王念孫曰案外傳作修政美言之蓋二者恒相因也。今本美俗作美國則泛而不切矣。先諫案舉書治要作美國並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王念孫曰案三子是皆子是子二子對上文王公與民而言下文曰非子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是其證今本作于亦與獨爲之相應。今本作欲之則既與爲之亦當依外傳作莫爲之莫好之與獨好之相應。莫爲之爲之言雖好之者貧爲之者窮而是子猶將爲之不相應反與好之相複矣。于是獨猶將爲之當作是子猶將不爲少頃輒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王念孫曰案衍者字此句或爲粘上之訓或爲起下之訓皆不當有者字外傳作則是其人也無者字大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盧文弨曰介人請攷道者何也。曰君道也。○王念孫曰案此篇以君道爲題而又釋之曰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則贊矣韓詩外人之听说也與此文同一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先諫箇今本者脫之所二字。一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案班讀曰辨辨禮上虞注古文班或善顯設人者也。○蘇軾曰殷者大也。考工記桃氏曰中其莖設其後鄭注曰從中以卻稍大之也。賈疏曰後鄭意訓設爲大故易繫辭曰

益長裕而不設鄭注曰設大也是設有大設誠設猶云顯大先謙案設用也顯設人猶言顯用人臣道說云正義之臣設言正義之臣用也誠兵篇云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何行而可言用何道何行而可也說文設施陳也廣雅釋詁設施也是設與施同義施訓用故設亦通訓爲用矣(施義詳臣道說)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猶言若要也。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二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也(若謙案說文擅專)上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若謙案說文各得其宜也使下不當有其字蓋涉下兩其字而衍榮等篇曰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使下皆無其字)上賢使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珊瑚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饈怪正篇貪欲則重太牢而備珍怪是其證也因涉上句重色而成文章設衍成字遂倒錯珍爲珍俗而驕則怪是其證也色而成文累味而備珍上句無章字下句無怪字然成文備珍正本荀子可據以訂正是所衍也(若曰衍俗開本作術先謙案賦篇暴人衍矣楊注衍錯也此言重色重味皆所嫌爲之有餘之意也故云財衍以明辨異下文衍及百姓周聖王財衍以明辨異元刻作則術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爲異

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至道大形。○先謙案晉至道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先謙案知所向。纂論公察。則民不疑。○先謙案爾雅釋詁。纂論也。纂論謂使人相繼論議之。與公。賞克罰偷。則民不怠。○王念孫曰。克當爲免。免者。貳之偷者。罰之也。王制篇曰。百克免處而恭庶不偷。是其證也。又樂論篇弟子免學。漢書韓宣傳。宣以免爲過。韓詩外傳。正作賞。勉罰偷。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先謙案材以驗枝官以程能。無能不官。正論篇云。能不朽官。卽官能之義。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先謙案固者。不易。固不能勿易。易之能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雜。固不能勿易。易之能固。王念孫曰。不探二字。義不可通。外傳作不慢。是也。下文曰。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謂政同。誠能而後敢受職。正所謂職分而民不慢也。錄音曼字或作纂與。篆字略相似。放慢誤擇。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於庶人。莫不修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怒。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肢之從心。顧宋本作四支。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爲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徑是矣○先讓案管仲病疾也便也脩之止可云三患不可云六患六疑大學之誤學者談以下文一句爲一患故臚改爲六不知合二句方知者慮之脩士行之非患也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要汙作斂下同案羣書治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豔也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言莫不產害也猶衣引大甲曰自作孽自作害也小雅十月篇下民之孽箋曰孽妖孽謂相爲灾害也昭十年左傳淫利生孽杜注曰孽妖害也公正之上衆人之孽也○先讓案玉篇孽也也書治要無俞越曰循乃脩字之誤元刻是也脩道之人與好女之色公正之上對文則循下不當有乎字羣疑之亦以脩與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汙邪對是其證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也與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先讓案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爲惡與姦者也限禁連文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悟也○先讓案流悟疑卽是禁與限同義禁之以等猶言限之以階級耳文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

○王念孫曰案不猶非也說見釋詞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盧文弨曰善馭下俗間本有及遠二字上念孫曰欲得善馭速致遠者莫若正良造父矣與此文同一例二證也淮南子術篇云大載重而馬慢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而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遠追遠卽及速致遠三證也繫辭上篇云欲得善射射中微則莫若羿謹門矣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正良造父矣與此文同一例二證也淮南子術篇云夫治要有及字四證也俞樾曰王謂有及字者是不知此與彼文不同被無一日而千里五字故有及速二字而云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亦首一日千里而無及速之文可證也俗本據于頤篇誤加及速二字呂錢本無及字而有速字者耳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王念孫曰舊本作十數是也當荀子著齊時國之存者已無數十矣是無它故莫不失之是也○先讓案是謂用入不公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先讓案本字無義大之誤也富國篇云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楊注本當爲大與

此正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先謙案誣能自以爲能大略篇云不能而居之誣也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偶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鄭懿行曰按偶超遠也韓詩外傳四側作超州作舟此作州者或形譌或假借字耳俞樾曰按州人當從韓詩外傳作舟人太公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故言舟人也舟州古字通豈私之也哉以爲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妾姓也以爲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爲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翻然而齒墮矣。○虞文弨曰翻當作齟與齟同韓詩外傳四作齟說文齟無齒也意篆文齟从齧形近而齟耳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子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虞文弨曰是子宋本俱作是於子是平貴道果立貴名果明○顧千里曰明疑當作自荀子屢言貴名自上文欲白貴名下文亦作自是。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不作明又屢言自皆其證也一儒效篤一朝而自暢注白誤伯此篇揭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韓詩外傳注亡此句正作貴名果自亦其一體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先謙案易繫辭易者使傾注易慢易也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中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王念孫曰呂案呂氏本是也其中謂廣與狹之中也耳目之所及甚狹其所不及者甚廣其中之事或弛易齟差而人主不知則必有拘脅蔽塞之患故曰其中不可以不知若是其危也元刻始脫中字先謙案謝本從呂高注隱私也

校脫中字今依王說從宋本增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盧文弨曰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古通用先誠案便嬖猶近習也荀書用便嬖不作邪佞解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俞樾曰基杖二字義不可通基當爲基儀禮七喪禮組繫繁于鍾離注曰基履係也所以爲之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填撫百姓鍾字元刻作鐘卽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謙案不皆和好之國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而通用管子山至數篇曰大夫自還而不盡忠謂自營其私也秦策曰公不還私謂不終私也或相競比周還主黨與施還主謂迷惑其主也字或作環臣道篇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也又齊風還篇之還兮漢書地理志還作懶亦以聲同而借用還字或作環管子五經篇曰古者著頤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私本作厃見下）說文厃字解引作自營爲厃然而管子君臣篇曰管上下以環其私管子人主篇曰當送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皆謂營其私也然而應薄抒患足以持社稷○俞樾曰薄之言迫也管二十三年左傳薄而觀之文十二年傳薄之河杜注並曰薄追也然則應薄猶應迫也音有偏道者足以應之也臣道篇曰應卒遇變卒與薄義相近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閭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曉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

也。

材人之材而器使之之道也。○盧文弨曰：「藝尊齋作鉤錄，注謂鉤與拘同。蓋據此文，然吏材計數纖密，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脩飭端正。○盧文弨曰：元刻脩飭作脩飾。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盧文弨曰：元刻循作脩。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先謙案：不泥者，明制度權物稱用，有似乎拘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也。○先謙案：道此值將卑，執出勞，併耳目之樂已。○先謙案：值與直同，併與屏同，禮國篇併之。○先謙案：王霸篇作一日，而曲辨之內，蓋日之誤。慮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成，此之謂也。○盧文弨曰：不知道此三十二字，元刻無此。

人臣之論。論人臣之善惡。○先讓案論者。解並
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音悅。或
下善取譽乎民。不卽公道通義。朋比周。以環主圖私爲務。是篡臣者也。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
也。○王念孫曰。楊說甚迂。瓊讀爲營惑。惑也。謂營惑其主也。呂氏春秋譯師篇注曰。營惑也。大戴禮文
王官人篇曰。煩亂以事而志不營。又曰。臨之以貨色而不可營。荀子宥坐篇曰。言談足以飾邪營。衆皆是也。
管訓爲惑。故或謂之勞惑。漢書淮南王安傳。營惑百姓是也。營與環古同聲。而通用。春秋文十四
年有星孛入于北斗。穀梁傳曰。其日入北斗。斗有環域也。環域即營域。猶管統之爲環繞。營衛之爲環衛。
餘見前不選。殊下。○字或作還。成初篇云。比間還主。黨與施是也。○楊注還繞也。誤與此注同。還與營古亦通用。說見前不選。積下。○內足使以一民。外足使以距難。民親
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民親士信。然後立功也。○盧文上則能尊君。下則能
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刑制也。晉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動而輒隨。不使遠越也。○盧文
此言政令教化爲民所法。刑猶形也。民猶影也。如影隨形。不暫停也。影當作景。轉寫從俗。王念孫曰。應卒
古無制刑爲制者。刑如刑之制。刑法也。言下之法上如影之從形。先讓案宋吉州本影作景。應卒
遇變。齊給如響。遙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聲。卒若忽反。所推類接舉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
者也。此則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察見其本。而知莫末也。待之無常。謂不滞於
一隅也。委曲皆成制度。法象言物。至而猶無。非由法不苟。而行之也。靈者。无所不通之謂也。○俞樾
曰。楊注未得接聲之義。接其聲。豈遂足應無方乎。譽當讀爲豫。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孟子梁惠王篇
引作豫。梁惠王篇一游一豫。昭二年注引作譽。是古字譽與豫通也。大略篇曰。先事慮事。謂之接。先患慮
患。謂之豫。卽此文接聲之義。先讓案楊渝說皆非譽。卽仄字說。見儒效篇。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
死。篡臣用則必危。此言態臣甚於篡臣者。蓋當時多用僕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秦

於齊故後仕燕終死。楚之州侯，楚襄王侯臣也。戰國策、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輒從郎陵君填塞之內而投已乎？冠塞之外，韓子曰：州侯相荆，貴而無疑之，因間左右對曰：無有如出一口也。○韓昭侯之張儀，謂慈臣者也。臣儀或作祿，韓之張去疾，蓋張良之祖范也。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世事韓，戰哀王三字今并。趙之奉陽，後譜蘇秦說趙肅侯，肅侯之弟奉陽君爲相，不說。蘇秦，蘇秦也。趙王曰：天下之彌相入臣，乃至布衣之上，莫不高大王之行，莫不願奉陽君也。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而來說肅侯，合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肯胡服奉陽君也。○齊之孟嘗，可謂寡臣也。史記曰：齊閼王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嘗。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立孟嘗中立爲詔侯，無所屬。襄王新立，是孟嘗而與連和，是寡臣也。○虛文弨曰：欲盡滅孟嘗，史記作欲去孟嘗。齊之管仲，晉之咎犯，皆與舅同。晉文公之舅狐偃，犯其字也。○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不肖極於論臣也。必謹志之而慎自爲擇取焉，足以稽矣。志記也。言必谨紀此四臣之安危，而儻自擇取，則足以稽考用臣也。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奸。不卽君之榮辱，不卽國之威，不卽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人，不忤犯使怒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張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元刻，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本作父兄，宋元刻，知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橋君彊。

本作橋。卷內同。先譜案，羣書治要作矯。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曾君安。

國謂之輔。事見平原君傳。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抗拒也。戰功曰伐。左傳鄅至驛。鄅其伐拂。讀爲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爲拂。遠君之惡也。謂或讀爲拂。舊本拂作佛。敘案說文拂。遠也。今改正。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先謙案。羣書治要。明君之謂。虛文詔曰。注。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宋台州本。詞治要。而闡主惑君。以爲己賊也。惑二字疑衍。故明君之所賞。闡君之所罰也。闡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伊尹諫太甲。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盛文詔曰。於趙於魏下俗。謂之或。或較長。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俞樾曰。莊子秋水篇。是法亦曰施用也。爪牙之士施。猶曰爪牙之士。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羣書治要。作界垂。故明主好同。用楊期龜爲展。而以展其材。足成之。迂矣。而闡主好獨。獨謂自智。明主尚賢使能。而變其盛。盛謂大譽。言變其臣之功業也。○先謙案。盛成也。群書治要。篇楊注非。闡主好賢畏能。而滅其功。沒。撻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闡桀紂。所以滅也。

事聖君者。有諫從無諫爭。聖君者。有諫爭無諫。中君可上可下。若齊桓公。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撻。補謂彌縫其闕。削。消除去其惡。言不敢顯諫。留匡救之也。撻。謂屈其性也。撻。遠也。撻拂。則身見害。使割爲二名。非也。聽從諫爭。詔誤。補削。拂拂。皆兩字。同義補削。謂彌縫其闕也。削者。縫也。韓子難篇。曰。管仲。善制割。管仲無善制割。彌縫。彌縫其闕也。削者。縫也。韓子難篇。曰。管仲。

譏與楊注同。呂氏春秋行論篇曰：莊王方削衽，蕭何曰：身自削甲札，迫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榮其美，揚其善，達其惡。○王念孫曰：達讀爲諱，諱其惡，與隱其敗同意。曲禮注曰：諱辟也。辟，字亦作通。墨子非命篇，稱不可諱，而謂諱與違同。○繡衣注曰：達，辟也。蘇達皆從章聲，而皆訓爲避，故字亦相通。墨子不可諱，諱與違同。○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俗言如此而不變者，舊俗然也。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勝。○郝懿行曰：有命不以告人，明哲所以保身。上云：以爲成俗。言彼習非之謂也。詩

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敏，謂承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盧文弨曰：不敢有下元刻無以字下句同。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爲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忠信而不訛，諫爭而不諂，撓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撓，禮記曰：和而不流，彊哉撓！折，剛曲也。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調和而不至，流滯而不與爲亂也。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曉，明喻之貌。至道無爲不爭之道，以至道則雖極，而目中無事。暴君者，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言。當作曉。也。楊注不訛，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關，當爲關。內與納同。言既以關爲誤耳。入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開通於君之心中也。或曰：以道開通於君之心中也。內者，謂閉其善心。關，謂掩閉其邪志。王念孫曰：或說近之。凡通言於上，曰關。周官條狼也。賈公彌大曰：敢不關賴。五百先鄭司農曰：不關謂不關於君也。史記梁孝王世家曰：大臣及袁盎等，謂公彌因之而通其詞。說漢書注曰：關說者，言有所入之而納也。下文曰：因納義。近，善大傳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注曰：關猶入也。若駁樸馬，樸馬未可違，率皆制之。由所量曰率制之。必維綴之，事暴君也。若養赤子，赤子順兒也。未有所知，必重明之，事暴君也。